

有些人有些事就是这样的，从一次最普通不过的偶遇开始，

# 一生一遇



一不小心就成了一生一世。

陈之遥 著

陈之遥

*You are my whole  
world*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# 一生一週一人

Yes, you can change  
the world.

www.ikea.com



陈之遥  
著

# 一生一遇

*You are my whole  
world*

中国华侨出版社  
北京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生一遇 / 陈之遥著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 
2017.10  
ISBN 978-7-5113-7056-3

I. ①一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26093号

---

一生一遇

---

著 者: 陈之遥  
出 版 人: 刘凤珍  
责任编辑: 紫 夜  
排版制作: 刘珍珍  
经 销: 新华书店  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11 字数: 296千字  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  
版 次: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7056-3  
定 价: 42.00元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  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  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  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  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---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## 目录

### Contents



// 001

#### 【一】

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哪一天会与命运相遇，而这次邂逅需要你尽可能地把自己装扮得美丽。

// 011

#### 【二】

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服装感兴趣的？  
我出生时就穿着一件夹克。

// 022

#### 【三】

天方夜谭很简单，但做一件小黑裙却不容易。

// 034

#### 【四】

价格让人咋舌，但绝对值得。

// 045

#### 【五】

我从没做出一款自己满意的衣服，也许永远都做不出。

// 052

#### 【六】

想要成为不可替代的，就必须总是与众不同

////// 001

## 【七】

// 063

时间是用来工作和恋爱的，除此之外，已所剩不多。

## 【八】

// 073

我从来不想和拉格费尔德居于同一个世界，也不打算向流行谄媚。

## 【九】

// 082

时尚不在于你佩戴的钻石的大小，也不在于你手提包的牌子，其真谛在于拥有不受羁绊的自由。

## 【十】

// 091

我不在乎她们的高矮胖瘦，只希望她们变得勇敢而坚强。

## 【十一】

// 100

穿上高跟鞋，你就变了。

## 【十二】

// 109

应该在哪里使用香水？

在你想被亲吻的地方。

## 【十三】

// 123

我所创作的东西是要被销售、被推广、被使用的，并且注定最后会被丢弃。

#### 【十四】

// 135

我戴着假面，而嘉年华很久都不会结束。

#### 【十五】

// 147

愈掩藏，愈醒目。

#### 【十六】

// 158

在我的设计中，有一半是有节制地发挥想象，百分之十五是完全疯狂的创意，剩下的则是为了面包和黄油。

#### 【十七】

// 166

时尚界的繁荣得益于谣言、丑闻和卑鄙、吝啬。

#### 【十八】

// 181

金钱是邪恶的，所以应该被挥霍。

#### 【十九】

// 201

我总是知道，什么时候应该离开。

#### 【二十】

// 218

黑色始终是风格的王道。

红色是治疗悲伤的终极良药。

## 【二十一】

// 232

每次我看到幸福如何阻碍了人的前途，就庆幸自己曾经历深沉的不幸。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与其他人交换命运。

## 【二十二】

// 240

我知道如何表达我的时代。

## 【二十三】

// 256

虚荣，是我最爱的原罪。

## 【二十四】

// 271

时尚不是艺术，而是职业。满腔热忱地谈论它，但不要狂热，更不应带着诗意或文学色彩。

## 【二十五】

// 285

我要与众不同，而且无可取代。

## 【前传】

// 295

上海往事



## 【一】

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哪一天会与命运相遇，  
而这次邂逅需要你尽可能地把自己装扮得美丽。

——Coco Chanel (可可·香奈儿)



苏敏常做一个梦。梦境中，她总是回到小时候，四岁或者五岁的样子，穿一件浅蓝色绒线衫，白色衬衣的育克领翻在外面，脚下踩一只凳子，坐在钢琴边。她看到自己提起双腕，手指落下，触到琴键，而后便听到单调的音阶。她记得那旋律，是《哈农练指法》里的一首。总是那一首，从来没有变过。

她一直以为，因为从小学琴，怨念深重，所以才会反复做这样的梦。直到那一年九月的某一夜，她又做起这个梦来。梦中，还是那首《哈农》，弹到一半，却有一个少年凭空出现。她看到少年在琴凳边对自己耳语。又看到自己对他点头，温顺如一只幼兔。那少年大约也觉得她乖巧，伸手摸摸她的脑袋。

而后，梦就完了，又或许并没有完，只是她不记得更多的情节。

早晨，她醒来，回忆梦境便觉得奇怪，自己既像一个旁观者，听不到少年在说什么，又像是亲身体验，感觉到他的手指抚过发端，呼吸就在耳畔。她就那样在床上躺了许久，直到闹钟响起来。

那时的苏敏，差两周满二十二岁，刚刚从外语学院法语系毕业不

久，晃荡着找了一圈工作，做了几个月的翻译，又进了一所学校，回到学生身份，学习服装设计。

那学校，便是D-sign。

那一天，是开学典礼的日子。

典礼办在一家酒店的大宴会厅里，请柬印得很考究，现场更是奢华瑰丽。苏敏走进去，便禁不住感叹，这学校还真是能赚会花的典型，完全没有教书育人的清高和纯朴。但考虑到不菲的学费，D-sign还真就摆得起这个排场。

她是插班生，什么人都不认识，仗着自己法语好，很快“勾搭”上了教艺术史的老师。话说到一半，那位老师发现校长拉芙热就在几步之外与人聊天，便撇下苏敏，拍马屁去了。苏敏自觉无趣，凑到餐台前准备吃东西，还没来得及下手，就听见有人对她道了声“你好”。

她回头看，说话的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人，比她高大半个头，穿着一身夏季西服，很深的灰色，近乎于黑，非常正式的薄底皮鞋，白色衬衣松了最上面一颗扣子，没有打领带，倒显得利落干净，衬出他面孔漂亮的轮廓来。

苏敏不认识他，以为不是在跟自己讲话。但她有个坏习惯，最喜欢挑那些西装男子身上的缺点，此时也不例外，着意多看了他几眼，目光却被他的手吸引——那双手很大，手指修长，手里既没端餐盘，也没拿酒杯，只有一瓶沛雅绿。

“一年级？”男人问她。

“不是，我跳了一级，从二年级读起。”苏敏带着些自豪回答，不知出于何种心态，她克制食欲，只拿了一块巧克力曲奇慢慢地吃，只可惜那一小点儿面粉和可可似乎在嘴里就化得不见踪影，根本没落到胃里去。她是典型的肉食动物，胃口总是很好，很难解释这时候为什么会想要装淑女。

“你原先就是学设计的？”男人又问。

她摇摇头回答：“读法语的。”

他挑挑眉毛，好像觉得不可思议。

苏敏讨厌他的表情，索性说起大话来：“家传手艺，我家里是专做西服定制的，到我已经第三代。”

“那你对西装很在行咯？”

“可以这么讲。”

“你看我穿的这件怎么样？”

苏敏心想，这算是考考我咯？正好是最在行的话题，她顿时来了精神，上下打量他身上的行头——羊毛面料，高级成衣的做工，看裁剪风格像是意大利货。她点点头，回答：“还可以。”

“还可以？”他笑着问，“那照你看，哪里还要改进？”

“这件上装用的是手工棉肩垫，做工还算不错，但要是我来做，就不用肩垫，你用不着。”她边说边伸手摸了摸他的肩膀，又探进他上衣前襟，“还有胸围，系上纽扣，看有没有余量，要是手不能在衣服和前胸之间滑动，就是胸围小了。”

“可是卖给我衣服的店员说眼下流行这样，紧一点儿，比较显身材。”男人解释。

“他们要做生意，当然那样讲。”苏敏笑道，“你平常健身的吧？全毛衬的前襟位置本来就应该是自然拱起的，靠胸肌去撑？那就是胸围小了。”

男人看着她，说了声“谢谢”。苏敏瞧见他脸上忍俊不禁的表情，才意识到自己一只手还伸在人家衣服里面。她登时红了脸，讪讪收回手来，心想：此人自我感觉还真不错，我又不是在夸你身材好，你谢我做什么？

男人却未就此作罢，继续问：“还有什么地方不够好？”

苏敏不愿意示弱，想了想，反过来问他：“你开什么车？”

“铃木。”他回答。

“轿车还是SUV？”

“踏板小摩托。”

“你穿这身衣服骑踏板小摩托？”苏敏不信，“这是Zegna（杰尼亚）的吧？”

“是Zegna。”他回答，“吊牌都没拆，穿完今天就拿去退。”

穿几万块的衣服骑小毛驴？！苏敏猜这是故意给她出难题，便伸出双手做了个握车把的动作，解释道：“骑摩托的时候，胳膊抬得比较高，所以袖笼也可以相应开得高一点儿、贴一点儿，这样从胸线到肩膀都会更合体，动起来更舒服，肩膀的部分也不容易往上跑或者往后缩。不过，这只有量身定制才能做到，你身上这件是成衣，已经算很好了。”

她说完就等着被夸奖，男人确实露出赞赏的神色，嘴上却问：“你最喜欢哪个设计师的作品？”

“Phoebe Philo（菲比·费罗），Alessandro Sartori（亚历山德罗·萨托利）……”苏敏一个个如数家珍。

“国内的呢？”

她摇摇头，一个都没有。

他不予置评地笑了笑，又问：“你除了上学，还做不做兼职？”

苏敏不知他什么来头，犹豫了一下，反问：“哪方面的工作？”

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，递给她：“感兴趣的话，打电话给我吧。”说完便转身走了。

苏敏低头看了看那张名片，乳白色厚卡纸，印着小小的雅黑体字：

方书齐，KEE

## 董事总经理 / 设计总监。

头衔倒是很唬人，方书齐？她似乎在哪里听到过这个名字，可就是想不起来了。

典礼从下午两点开始，一直到四点多才结束。离开酒店，苏敏坐地铁过江，到家里附近已是傍晚。

她没有直接回家，先去店里转了转。她家的店就开在马路旁，不久前刚装修过，前面是店堂，后面是工场间，二楼有专门为客人量身的房间和休息室，三楼是仓库，虽不算很大，却精巧雅致，一推门就能闻到一股羊毛织物特有的气息。

店门口挂着“许氏父子绅士商店”的招牌，“父”指的是她外公，而“子”就是她爸爸和她舅舅。外公已经退休，不再做衣服，爸爸和舅舅一人一天轮流在店里。只要是在前面招呼客人，他们身上总是穿着考究的衬衫西装，领带打得一丝不苟。这几年，店里进进出出的外国客人很多，这两位大叔便也学会说一口流利但又很洋泾浜的英文。

苏敏先去三楼翻了翻新到的秋冬面料，又去工场间看裁缝师傅做衣服，直到爸爸轰她，这才快快地走了，原以为到家可以痛快吃顿饭，却意外发现妈妈也在。

苏敏的妈妈是医生，工作很忙，难得这么早回家。妈妈是极有上进心的人，坚决信奉知识改变一切，有志者事竟成，打小也这么教育苏敏，却没想到偏偏在这丫头身上栽了跟头。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一样样熏陶下来，到最后，苏敏最热衷的还是打扮，最擅长的还是做白日梦，总算仗着基因还不错，继承了一副好脑筋，凭着小聪明混进重点中学，大学也还说得过去。

几个月前，眼见着苏敏毕业离校，街坊四邻同一届的孩子都有了去处，妈妈为她着急，便总是追着她问，发了多少简历？收到多少面

试通知？都是哪些单位，有没有戏？这一天也不例外，看那架势，苏敏就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。

“上个礼拜面试的那家法国公司有结果没有？”妈妈发问。

“没回音，估计没戏。”苏敏回答。

“为什么啊？你表现不好？”

“大概是吧，专业又不对口。”

“那还不是怪你自己，高考填志愿让你选贸易或者金融，要么索性念医科，你非学什么法语！”

“就算学了贸易和金融也没用，他们问我对电动工具有没有兴趣，你叫我怎么回答？”苏敏回嘴。

“那你怎么回答的？”

“当然说没兴趣。”

“你怎么能这么回答呢？！”苏妈气急，“那可是世界500强公司，写字楼在淮海路，你随随便便一句‘不喜欢’就完啦？说起来，你也是名牌大学出来的，到现在都没一家公司要你，你怎么就不着急啊？”

苏敏头脑一热，意欲争辩，说自己下礼拜就要去D-sign上课了，并非没有去处。所幸还未开口，爸爸便推门进来，她这才将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她去D-sign学设计，家里只有外公知道。

苏敏找工作的事情，是这几个月晚餐桌上必定要讨论的话题，爸爸一看就知道又开始了，搅浑水道：“敏敏不是也在努力吗？”

“她努力？我看她一点儿不着急。”妈妈嗤之以鼻，“苏敏，我总是跟你说，万事开头难，先就业再择业，你到底懂不懂？第一份工作哪轮得到你挑挑拣拣？你要是不信，叫你爸爸说他第一份工作干的是什么。”

爸爸一面温黄酒，一面老实回答：“车工，十六岁初中毕业，

学校分配的，一个月工资十七块八角四。”说罢又伸出右手来给苏敏看，“做学徒的时候，被车床轧去一截拇指，还好你爸爸我长得帅，你妈妈不嫌弃我。”

爸爸说完，便对妈妈笑。妈妈却横了他一眼，又道：“还有你外公，也不容易的。”

外公闻言，便摇起扇子来话当年：“家里四个孩子，没有饭吃。我是老大，刚满十岁，你太婆就把我塞到长途汽车里，叫我拜了师父，到上海的裁缝店去学生意。我不懂事，一路上哭，还想逃回去，结果被师父绑在一袋子大米上面。”

妈妈点头，深表满意，又数落苏敏：“你们这一辈孩子就是物质太丰富，太拿自己当回事。”

苏敏已被惊到无语，看向外公求助。

外公接了她的眼色，便打圆场，对妈妈道：“晓安，你兆堃叔叔的孙子，前些天从英国回来了，他认识的人多，不如托他想想办法。”

“哦？那孩子倒挺有心的，兆堃叔叔去世有一年多了吧，他还想到来看你。他现在是做哪行的？”妈妈问，她对“兆堃叔叔”这个前辈一向敬仰，连带着对那孙子也抱着蛮大的希望。

“呃，这个我也不大清楚，”外公含糊其词，“好像是在一个外企吧，有点儿职务的。他上次来给我留了张名片，我记得是放在店里桌子上了……”

“哦，我看见过。”爸爸插嘴，“以为是客人留下的，就收在那个专门放名片的抽屉里了。”

妈妈瞧一眼苏敏，吩咐道：“一会儿去找出来，打个电话过去。”

“嗯，知道了。”苏敏敷衍点头。

大约是怕她不好意思找人家，妈妈又说：“那孩子小时候到我们家来玩过，你俩挺要好，记得吗？”

苏敏懒得想，直接回答：“不记得。”

“他爷爷是儿科大夫，”外公笑着提醒，“你那时管人家叫猴子医生。”

这么一说，苏敏才有了隐约的印象，好像是有一个老爷爷带着个男孩子来过她家。那老爷爷讲话十分和气，学猴子学得惟妙惟肖，把她逗得乐个不停，可那男孩子却跟她有点过节似的。只可惜时间太久，究竟是什么过节，她全都忘了，名字和长相也对不上号，只记得男孩来时仿佛穿一件深灰色粗呢牛角扣大衣，脖子上系的毛线围巾是一种干净悦目的浅蓝，和大衣的灰色很是相配。她就是这样的人，说她肤浅也好，虚荣也罢，颜色、质地、轮廓以及各种不同的纤维散发出来的气味，她脑子里记的全都是那些。

“不管记不记得，一会儿就把名片找出来，打个电话过去。这找工作的事情，你自己也得上点儿心！”妈妈撂下这么一句，结束讨论。

吃过饭，苏敏的确去开了那个抽屉，然而里面的名片没有一千也有九百，小山似的堆在一起，毫无规律。爸爸和舅舅做生意都是个体户的做派，一切随着性子来，根本没有客户关系这回事，名片接了，随手丢进去，再也不会整理。于是，苏敏也就叹了一口气：“这叫我怎么找啊？”便将抽屉关上，把这事忘到脑后了。

那个时候，离D-sign开学只有几天，她眼下第一要紧的任务，就是把上学做作业要用的工具一点儿一点儿转移出去。缝纫机、剪刀、软尺、万能胶、锥子、镊子、黄油笔，这些东西她原本就有，即使没有，店里也找得到，问题是要瞒着她妈，分期分批地运出去。

而此次暗度陈仓计划的目的地，就是阿尔诺在城市东北面租住的房子。

阿尔诺是个高高瘦瘦、戴眼镜的法国人，跟苏敏同岁，两人是在



一次学校联谊活动上认识的。那个时候，阿尔诺在中文系念中文，苏敏毕业了，他还继续在中文系念中文，数年如一日地混迹于大学城，一年四季都是学生打扮，T恤、牛仔裤、运动鞋，栗色短发理到最短，看着倒也干干净净。

因为苏敏的东西多，阿尔诺答应她开车来接一趟。他的车是一部蓝色的二手标致，看起来很旧，却保养得很好。他是个近乎迂腐的读书人，无论做什么事都认认真真，每次坐上驾驶座，非得按照行车安全指南的顺序检查一下车况，刹车、仪表、反光镜、灯光……

苏敏是急性子，看得肚肠都痒了，在一旁催他：“快走吧，再磨蹭让我爸妈看见啦！”

阿尔诺冷着脸把那个老问题搬出来：“你为什么就不能老实跟你爸妈说你要去学设计？”

“又不是没试过，主要是因为我妈，每次一提起来，就说我不务正业，”苏敏回答，继而又学着妈妈的口气骂，“都是像你爸！”

在妈妈的眼中，普天下治病救人是最高了，像苏敏这样的专业，若能在大学留校或者做个外事方面的公务员也是很好的，实在不济也该进外企做份体面的OL工作，再怎么样也不能走他们家前两代人的老路，靠这一点儿手艺，吃辛苦饭。母女二人在这个问题上分歧不小，苏敏总觉得妈妈功利心太重，妈妈又总觉得是她太天真了。

这些事情，阿尔诺也不是不知道，撇着嘴摇头，说：“好吧，这件事上我吃亏就吃亏了，只要你房租不赖掉就好。还有，别让你妈以为我们同居了，来逼我跟你结婚。”

“可饶了我吧，”苏敏横他一眼，“我现在被逼找工作，已经够受的了。被逼婚是十年后才该受的罪，我可不想提前享受这待遇。”

阿尔诺这才嘿嘿笑起来，发动了车子。

他租的房子在东北片大学城附近的一个居民区里，清一色方方正